

心灵站台
xinlingzhantai

棉花白 棉花暖

宫凤华

在乡村秋野，棉花如质朴的村姑，展露姣好的面容，透着一股野性的风情。

棉花就是母亲待嫁的小女儿，整天和母亲嬉闹，那份亲热，令人心里漾满温情。棉花们懂得感恩，在母亲的张望里，一天天烧起来、丰满起来、孝顺起来。在我们殷切的目光中，棉花们扭动着腰肢，温暖着乡村，温暖着我们纯净的心灵。

那些粉白花朵，挤挤挨挨，仿若一群稚童，好奇地打量着周遭，清澈的双眸映照着蓝天白云。夕阳下，母亲扎着印花头巾，穿着水蓝对褂，点缀在棉田里，周身镀了一层锦，成为棉田里最精彩的章节。

棉田里一片雪白，如芦花，似飞絮。棉花叶子褐黄，枯焦，先前青碧的秆子变成赭黄，黝黑。棉花是骨子里热烈的花朵，像热情奔放的人，自带光芒，又隐含一种淡雅婉约之美。浓郁纯洁的白，浓得化不开，像西塘的夜，像低沉的情歌。

采摘棉花是天地间最美的舞蹈，与村

姑们采桑、采菱、采茶一样，弥漫着古典的诗韵。天空蓝得高远纯净，彰显着一份深秋的明澈。秋风，吹出一份清明和凉爽。秋阳下的光晕，有一种蛋糕般的柔软和绵香。朵朵棉花神态安详，是倾给自己辛勤一生的勋章，又像是镌刻的墓志铭，昭告自己恢宏的一生。

棉花拾回来后，母亲就摊在箔子上、竹匾里、席子上曝晒。我家院子里、草垛上、倒扣的木船上都晒着洁白的棉花，像冬天了一场大雪。我们便有了堆雪人、打雪仗的冲动。

月色清澄的秋夜，母亲总在桑木桌旁用棉花给我们缝做小棉袄或用粗粗的棉线纳鞋底。昏黄的灯光下，母亲的身影被投射在斑驳的泥墙上，如一尊古老的雕像。她一手握着硬邦邦的棉鞋底，一手用针穿针拉着长长的棉线，右手食指上戴着黄澄澄的针箍子，随着“哧溜溜”的声响，鞋底便多了一个个针脚儿。

母亲会把积攒的棉花加工成棉花胎。弹棉花的汉子，戴着鸭舌帽，围着口罩，手持黧黄的大弓，挥着锃亮的檀木榔头，敲击在栎木大弓的驴皮弦上，“嘭嘭——笃笃”，随着有节奏的一声声弦响，棉絮起身、跳舞、腾飞。再拉线、压平，棉胎便弹好了，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最后再用绣有龙凤呈祥、喜上眉梢图案的丝绸锦缎缝好。弹花匠怀抱简单的“琴弦”在“大雪”中狂舞，棉花成了漫天雪花、风中梨花。

母亲抱着崭新的棉花被走在长满蒿草的乡间小路上。她不停地喊着我们的乳名，呼唤声里浸着做女人的甘香和抑怨，常常令远处奔跑的我们眼眶一片潮湿。而今乡村鲜有弹花匠了，那秋冬时分惨淡暮色里，回响在长街短巷里的梆梆弦声，日渐稀疏，令人生出莼鲈之思。

喜欢白石老人的画作，浓墨画棉花的枝叶，留白处是一朵朵绽放的棉花。棉桃黑白分明，饱满丰盈，如银似雪，溢满尘世的温暖。画上题诗：花开天下暖，花落天下寒。花开秋野，冲淡寂寥，大地如披上洁白婚纱，神圣庄严，现世安稳。

秋风飒飒，遥望故乡，我仿佛看到步履蹒跚的母亲以及身后的洁白棉田，心中溢满温馨和感动。棉花散发的那种绵软、温暖和清芬的气息，一如母亲清贫的身体散发出来的气息，浸着岁月的底色，弥漫在我们的心灵深处。

“甘着素色清白秀，不羨群芳七彩台。”这诗性而温暖的棉花带着母亲的体温和美德，雪花一样飘向吉祥的村庄、飘向纯洁的心灵。



落叶

朱先贵

一片树叶
悄悄地离开喧嚣
从生命远洋
乘着秋风的快艇
静静地
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

红红的唇
粘着泥土的芳香
一个深切的吻
对接着母亲的微笑

折断的脉络
在涅槃中复活
涌动的一腔热血
融入大地
与伟岸的身躯紧紧拥抱

极速的心跳
是写给母亲的心语
母亲
我就是您一个小小的细胞
落叶
无论走多远
还是扯着一根古老的藤
无论走多远
总有一个没了的愿

秋风撩拨起乡愁
挂上风口浪尖
戛然间断了线
飘落——
飘落——

一个失散的灵魂

回归一个梦里的故乡

飘落是最后一点愿望

百味人生
baiweirensheng

老来俏的“回头草”

李秀芹

我看表妹发的朋友圈，练习瑜伽到了一定水平，六十多岁的年龄竟然能做一字马，立马点赞。表妹什么时候偷练出这功夫的，真是深藏不露。晚上和她视频聊天，得知她练习瑜伽三年了，当初练习的时候因为年龄大了，也没给自己定太多目标，每次跟着老师练习，她动作都做不到位，只停留在自己能接受的程度，但她认真学，坚持练，没想到现在也能做这些有难度的动作。

表妹年轻时就喜欢舞蹈，但她说自己身体柔韧度不够，学了几天便放弃了，退休后，任凭广场舞多么普及，她也视而不见，坚决不参加，她说自己不是跳舞的料。说起她学瑜伽的初衷，她说这还是老伴送她六十岁的生日礼物，让她老来吃一次“回头草”，把年轻时喜欢过而因各种原因又放弃了的事情再捡起来。

表妹老伴把瑜伽当成舞蹈了，反正都是活动筋骨。既然报名了，表妹也不舍得浪费钱，便天天去瑜伽馆报到，没想到这一练就是三年，而且还练出了成绩。

表妹总结说，一是现在条件好了，有钱有时间去学习。再则，人到了一定年龄，目标低了，学会和自己妥协了，学东西不攀不比，若比，只和自己比。每天锻炼完了，身心舒坦放松，便是收获，一点一滴积少成多，便达到了自己想象不到的结果。

有了瑜伽的功底，现在表妹也敢去广场舞跳舞了，而且前段时间还作为领舞参加了社区举办的晚会，一时间成为小区里的网红老太太。

人到老年，有时静下心想一想，不免觉得老年吃“回头草”还得讲究心态，心态平和，贵在坚持，才能享受“回头草”的清香。

当一个人喜欢怀旧，就说明他已经老了，但怀旧有何不好呢，可以将旧时光里的很多事情和想法“淘”出来，在夕阳下再次打磨，让梦想和旧事再现光芒。表妹说的一句话我特别认可，吃一次年轻时的“回头草”，就觉得自己年轻一次。

她说的“回头草”是年轻时的梦想，不管多大年龄，不放弃追逐梦想的人，心态永远年轻。这就是我们老年人一次次敢于挑战年龄、挑战自己的原因吧。

心香一瓣
xinxiangyiban

菊香时节

孔伟建

众多花卉中，我对秋光中英姿勃发的菊花情有独钟。

看见秋菊，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充满禅意的诗句，遥想当年，陶渊明写下这诗句时心境是否真的恬淡如斯？

我看见，南山脚下，篱院故圃，朵朵黄花，悄然绽放，那个独倚斜阳的瘦影，饮尽那份菊花佳酿，于西风薄暮之中独醒。

我想见，那个唤作大唐的盛世，已风干成淡淡记忆。在水墨故卷的发黄文字中，沉淀成那个登高的瘦弱诗人，唱着千古风流。

那些怒放的菊，点燃了秋天的思念。那些渐远的古典，发酵成盛世佳酿，任我醉吟！

夏已淡去，秋空旷。秋风萧瑟，树叶纷坠。转眼，又是菊香时节。

菊，是秋之灵魂。每每看见那带着新鲜露水的菊花，看见那碧绿清新的叶子，我的心瞬间便会击中。我感动于菊花的风餐露宿，我看到的是来自大自然的勃勃生机。

菊，被誉为花中四君子之一，备受青睐。而我之所以喜爱它，源于它的安宁与



内敛。百花竞艳之际，她不与群芳争宠，却在岁月深处浅然微笑。是啊，有什么好争的呢？繁华落尽，开到荼蘼之时，都会化为尘土来护花的。

我游走于市井繁华之中，被寂寞包围，被寂寞渐渐吞噬，我的城池，在寂寞之中渐渐失陷。而我，始终相信，有流水的地方，就有秋天的船筏载满菊的清香。

尘世迷香之中，终会有一抹馨香，存留我心。

你，在尘世中兜兜转转，是否也跟我一样在找寻菊香一样的梦？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去野外吧，采一束野菊回来，让秋色染上瑰丽光彩，让秋风传送阵阵花香。我深信，一切的一切，都将化作菊香淡香，报以微笑绽放，抚慰我心。

抓紧一声雁鸣，放飞点点留恋

面对离合，心怀坦然

拽住秋的尾巴，轻轻地说话

再见，再见



萝卜干的花样“风景”

马海霞

我们这里进入11月，家家户户都晒萝卜干了。

树上继续晒。赶上天气突变，收也容易，一扯一串，三下五除二就收起来了。

早年，外婆在世时，晾晒萝卜条就用悬挂法。外婆干活仔细，她切萝卜都有匠心，萝卜条切得厚薄长短都差不多，那些尺寸不合规矩的，外婆便留下，炒菜吃或用来做面疙瘩汤。

母亲笑外婆，萝卜条串起来晒时，条与条之间也需用尺比着才行。外婆说，那是当然了，否则宽一行、窄一行，看着多别扭。外婆的萝卜干晒的时间都不同，有的晒六分干，有的晒七分干，有的晒八分干，往里加的盐也不同。外婆说，萝卜干晒得干、加的盐多，便保存得时间久。而且晾晒的时间不同，做出的萝卜干味道也不同。都说众口难调，外婆在这些细节上尽量都满足家人的不同胃口。

我喜欢吃酸辣口味，外婆便会给我特制一瓶萝卜干，多多的醋，多多的辣椒面，咬一口，酸辣脆爽，一顿能多吃半块馒头。

我长这么大，吃过很多人腌制的萝卜咸菜，还是觉得外婆做的最好吃，这里面不仅有亲情的味道，还因为外婆腌的萝卜干每一条长得都差不多，打眼瞧就板正，看着便有了胃口，而且外婆特别注重干净卫生，吃着放心。

萝卜干咸菜腌制好后，可以存放一

冬。漫长的冬天，喝一口热粥，咬一口萝卜干咸菜，味蕾便被熨帖得舒舒服服。外婆曾说，寒冷也是一味好调料，有些食物就得在冬天才觉得有味道。萝卜干咸菜吸收秋天的阳光，在冬天的寒气包裹下，才会更加脆爽。

如今，又到了晒萝卜干的季节，我的舌尖已经开始期盼。萝卜干从晾晒到腌制，四五天时间便可以吃了，但好东西总值得再等等，等到冬天，等到漫天飞雪时，配一碗热粥，就着萝卜干咸菜吃，才有味道。

这是秋冬联手给予舌尖的一份厚礼。

萝卜干咸菜腌制好后，可以存放一

冬。漫长的冬天，喝一口热粥，咬一口萝卜干咸菜，味蕾便被熨帖得舒舒服服。

外婆曾说，寒冷也是一味好调料，有些食

瞻仰

凭吊王厂战斗遗址

鲁卫民

追忆
峥嵘的往昔
审视
石碑的矗立

心潮澎湃
激荡着久已尘封的思绪

风雨洗礼，二十世纪

1943年的9月28日

日寇反复扫荡袭击

激战

硝烟散去又起

冲锋，坚守

鲜血染红这片土地

怒吼，呐喊

响彻天际

生命，战斗在最后一息

在这里，保留着

永久的记忆

我仿佛，听到

风声依然啜泣

在追忆

血染的风采，英雄的豪气

弹指间八十年，泣鬼神

惊天地

我在

缄默中祭奠，铭记……

长河浪花
changhelanghua

最最难忘
zuizuiinanwang

曲终人散音犹在

孙新法

回乡下老家做文化艺术调研，与村里年长者攀谈，不觉聊到上世纪本村的一位坠子名人孙殿魁。

一谈到孙殿魁，年长者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孙殿魁的坠子书陪伴了他们一代人，弥补了村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犹如一股清新的文艺小清流，让人们在劳作之余有了难得的欢声笑语。许多年长者回忆说，尽管现在有电视和手机，但是再也找不到听孙殿魁坠子书的那种感觉了。

孙殿魁是东明县陆圈镇东孙楼行政村人，幼时在河南生活过，学会了河南坠子书。其妻也是坠子迷，夫妻二人经常为群众演出，琴瑟和谐，配合默契。

孙殿魁唱坠子发音浑厚，肢体语言丰富，唱到尽兴处把脚往演出小凳上一放，袖子一捋，经常赢来叫好声一片。孙殿魁主要演唱曲目有《王奇卖豆腐》《王宝童纂御状》，现代戏有《林海雪原》《哈爾濱奇案》等。当时流传一个顺口溜，“聆着马扎带着凳，去听一段孙殿魁的王宝童”。

舞台虽不大，生活咫尺全。几张小桌椅，就是一个家。闪转腾挪间，爬山过沟坎。睁眼当摸瞎，马鞭当骏马。虚拟在舞台，唱念兼做打。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万般悲喜，夹杂其中。遇到烦恼事，戏曲听一听，解忧去愁烦，快乐在其中；遇到高兴事，戏曲哼一哼，好运齐分享，幸福乐融融。

孙殿魁所处的那个年代，生活条件艰苦，除了隔三岔五有电影放映工作队偶尔来放一下电影外，几乎是没有什么精神文化生活。放电影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商小贩闻声而至，有打梨膏的小贩，有卖糖稀的货郎，有带竹篮卖焦花生的小生意人。

